

中国影视文学
精品读库



WEISHANHU QIBING

微山湖奇兵

中国文史出版社

麻永明◎著



湖山微 奇兵

麻永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山湖奇兵 / 麻永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9

(中国影视文学精品读库)

ISBN 978-7-5034-5303-8

I. ①微… II. ①麻…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584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5.5 字数: 465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陈柳德

在曲坛上，我与麻永明有幸同入相声怪杰张杰尧（外号“张傻子”）之门户，拜其女公子张松青（艺名“筱明星”）为师，习相声艺术。

师爷张杰尧乃相声界老前辈，与天津的张寿臣老先生同被相声界尊称为“京津相声二巨头”，老人家的传世佳作《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八大改行》等当是声震曲坛的名篇，师傅筱明星乃为相声界第一代女相声演员之一。如此这般，为我们这一棚师兄弟们奠定了求艺上进得天独厚的优越基础。不过，我（艺名“世魁”）与师弟永明（艺名“世豪”）相比，尽管我是“大师兄”，但在相声艺术上，远不及他。师弟永明研求相声艺术十分专一刻苦，在我们同棚师兄弟之间可谓首屈一指，乃庸中之佼佼者！几十年来，我兄弟俩共同创作了一些相声段子，并撰写了求艺的心得体会二十余篇所谓“论文”，还写了相当一批“笑匠轶闻”（录），最自诩而得意的当为《相声经》这一部专著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师伯，不仅为这部专著拟定了书名，且提笔濡墨写了书签……王婆卖瓜自夸：我们弟兄俩，在学习探求相声艺术方面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操作期间，往往我是端着“大师兄”架子的。一切的通讯、联络……一句话吧：“出力”的大活，甚至年节对前辈的问候等等一切，大多是永明师弟安排，且井井有条十分满美。当然，当时我负责全市的文艺创作（地改市以前），公务琐碎，又主办着一份文艺小报，又加上我在艺术院校学的是戏剧专业，业之余，不仅偏重于戏剧，且又喜于其他的文体，杂七杂八成天瞎忙。永明师弟总是慰我：“大哥，你尽管把自身的工作搞好，‘家里家外’的事，你就尽管放心吧！”甚至我家庭中的生活他也关怀备至，使得我的工作，得到了从上到下的满意，成绩斐然，获得赞许，若视为政绩的话，其中蕴蓄着永明师

弟的心血。这一切一切均显现了我的师弟——麻永明的德行，难怪侯宝林师伯为他题词，款落“永明贤侄”了。一个“贤”字，足见他的高尚！

永明贤弟不仅专一相声艺术，且从事小品的创作，热心地为有关部门创编演出材料，且成绩可观。万没想到，他又从事电视剧的创作。他曾对我说：“大哥，我想触触电，试一试电视剧。”我说：“可以，不过，兄弟，你在相声圈里已有影响，小品亦占一席之地了啊！”目的是想让他发挥特长，更尽一层楼。永明师弟却很严肃地说：“大哥，恨死我啦！”原来，在偶然的时机他得到了一份日寇侵我地区的罪行录：“小日本太恶毒了！杀了咱多少人哪……”随即他眼含热泪向我历数了日寇侵我市后，烧杀奸淫的滔滔罪行！“大哥！电视剧是视觉艺术，我要把小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展现在屏幕！同乡亲父老共同血泪控诉！大哥，我深知我的水平，但我非要这么办不可！”事情发生在1982年。

自始，永明贤弟，除搞好本职工作外，便广泛搜集资料，甚至到旧书摊翻找搜购有关资料、书籍，又根据线索，自费到微山湖及其有关县区乡镇村庄，寻找有关人员、当事者及当年的抗日人员进行采访、录音、笔记，搜集整理，谋划理顺……且不说破费了有数的工资收入，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就算是早眠了！……他实在是着迷了，心中燃烧着抗日的烽火，全身心地扑在了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正气之中，致力于一展微山湖区军民团结抗日的宏图！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写就（原）60集的电视连续剧《微山湖奇兵》！我捧着这部巨著初稿，望着我的师弟，我流泪了……

师弟又几易其稿，《微山湖奇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永明师弟根据来自多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了修改，且形成了多个文学体裁，不仅有电视连续剧的导演案头本，还有评书及文学剧本。他说：“不管如何定位，我是铁了心了！千方百计要把它推出去，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高唱抗日英雄的赞歌，以示世人，以慰为抗日战争流血牺牲九泉下的前辈！这是我的愿望，尽管我的水平有限，但是，我就是双手捧着自己火热的心——献给父老乡亲！”永明师弟用这颗火热的心——把《微山湖奇兵》奉献于世了！

俗话说：“痴者，志也，痴而达志。自古以来，痴者，文必工，痴艺者，技必精。孔子痴，乃有《论语》，孙子痴，乃有《兵法》，屈原痴，乃有《离骚·问天》，时珍痴，乃有《本草纲目》，孟姜女痴倒长城，唐三藏痴取西经……”永明师弟痴，创作出了《微山湖奇兵》！不才不是借此将永明师弟同孔子、孙子、屈原等人同日而语，而是一表永明师弟的一颗火热的赤

心！说至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不过，我还想赘说一句，《微山湖奇兵》在目前抗日战争体裁的作品中，不仅避免了“神”“魔”“雷”“怪”，且有着新的突破。某种意义上讲，其一，展现面广，体现了全民族抗日；二，纯朴亲民，有依可信；三，还写了侵华军官石原井下，向我深深鞠躬悔罪道歉……又，将微山湖地区的抗日史料极尽集中，为抗日史研究者提供了地方抗日系统的参考资料；在创作上，且巧妙地调动了相声艺术的手法。我浅薄认为，《微山湖奇兵》不同程度地有可读性、可鉴性、艺术性，亦有着历史价值、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如是说，余不才认为，话不为过。是为序。不当之处，敬请诸位师长批评教正。

作者：陈柳德，为中（管）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员，自1986年以来，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创作员”、“全国中华艺苑名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名家”称号。

序 幕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向华北大举侵犯，北京、天津、济南、泰安相继沦陷。日本鬼子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愤慨，点燃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火，到了1938年1月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第十师团第八旅团濑武支队打到济宁，国民党第3路军29师师长曹福林率部进行顽强的抵抗，日本鬼子派出几架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城内外到处有炸弹爆炸，火光、烟雾冲天。

日军濑武支队一个叫石原井下的中佐带领先头部队正疯狂地进攻，他举着指挥刀，瞪着眼大声地喊：“给我开炮！开炮！”城墙上落下许多炮弹，曹福林的士兵很多被炸死、炸飞，受伤的士兵躺在城墙上痛苦地挣扎、哀号，城里到处落下炮弹，老百姓都惊慌地四处乱跑，有的被炸死。

突然，空中一声呼啸，一颗炮弹落在“大槐树”附近的诊所，顿时，诊所被炸塌，变成碎砖烂瓦，冒着浓烟，魏丽和父亲被气浪冲出很远，摔倒在地，魏丽爬起来，揉揉眼一看，吓得她“啊”了一声，赶紧用手扒废墟，哭喊着：“娘！娘！”父亲也扒着喊着：“丽她娘！丽她娘！”魏丽好不容易扒出了半条血淋淋的人腿喊着：“娘！娘啊！”抱着半条腿痛哭起来。飞机又盘旋过来，一声呼啸，又有炸弹在附近爆炸，爆炸声后，从空中飞来半个尸体，“扑通”一声掉在魏丽身边，还滴答着血，魏丽吓得大惊失色地叫喊：“啊？啊！”

城外的石原井下举着指挥刀，瞪着眼喊：“开炮！把城墙炸开！”

许多炮弹打在城墙墙面上，一片片的城墙被炸得呼呼啦啦地坍塌下来，形成了一个大大斜坡，石原井下举起刀号叫：“杀杀杀！”

守在城墙上的曹福林慌忙大声喊：“弟兄们！撤！”提着枪，带着士兵们跑下城墙。（解说词：1938年1月10日，曹福林部终因敌强我弱，弹尽而又无援，只得率领残部，向西撤退，济宁沦陷。）

日军冲进城内，穷凶极恶地见人就杀，有的开枪打，有的用刺刀挑……

北大街上，一妇女拉着小女孩惊慌地奔跑，妇女被机枪扫射而死，小女孩趴在尸体上哭喊着妈妈，也被日军一枪打死。

老百姓以为庙宇、寺院是清静之地，鬼子不敢进去作恶，都跑进清真寺躲避……日本鬼子却冲进清真西大寺，把头戴白帽礼拜的阿訇和避难的二百多名回民，用机枪“突突突”地扫射，无辜的百姓纷纷倒地，地上血流成河，阿訇王华斋受伤还没死，他从尸体堆里挣扎着爬起来，怒目而视，指着鬼子兵：“你们！你们！”鬼子兵对着他又打了一枪。

王华斋瞪着鬼子，摇晃着身子，几个鬼子上来又用刺刀攥进了他的肚子，搅攘了几下，又把刺刀往下一划，血，肠子、肚子流到地上，他瞪着眼，慢慢低下头，摔倒在地，鬼子们却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一些钻进防空洞的人吓得不敢出来，日军就用柴火泼上油，点着用烟熏，百姓们被呛得受不住，有人捂着嘴就往外爬，爬到洞口，抬头一看，有个鬼子正凶狠地看着他：“哈哈！”冷笑一声，“叭”的一枪将其打死；“庆祥永”布店的老板陈瑞林和伙计们收拾完货物，大家扛着货物，正要出逃，一群鬼子堵到门口，一阵机枪扫射，十多口人全被打死；在总府后街，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正躺在床上喂着孩子，突然，冲进来几个鬼子，哈哈大笑地喊着：“哈哈！花媳妇！花媳妇！”一个鬼子上去掀开被子，把婴儿抢过来，扔到地上，扒开裤子，压住产妇进行强奸，地上的婴儿“哇哇”地哭着，老头和老太太举起做饭的铲子、勺子冲上去拼命，鬼子抬手两枪，打死两个老人，一个鬼子把哭着的婴儿用刺刀挑起来，甩到了院子里。

产妇在鬼子身下拼命地号叫，鬼子哈哈地奸笑，床上淌出许多血，染红了褥子，产妇慢慢地停止了号叫，闭上了眼睛，头歪向一边，流血过多而死。

鬼子提上裤子下了床，拿起步枪走出屋门，院子的婴儿还在啼哭，他又用刺刀把婴儿扎了几下，婴儿不再啼哭，鬼子哈哈大笑出门而去。

日军的先头部队又沿路南下，见百姓就开枪射击。

前边的吉普车内，石原井下对司机说：“夏镇的！快！”

鬼子的汽车队呼啸着向夏镇冲去，车后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京杭大运河里的船只，成了日军瞄准的靶子，他们用小钢炮轰击，没打中，便互相指责，轰！又来一炮！船被炸飞了，就哈哈大笑。

鬼子的车队即将到达夏镇，车厢里的鬼子们正哈哈地说笑着，突然，手榴弹在汽车前边四处爆炸，枪声大作，车队紧急刹车。

石原井下惊慌地跳下车趴到地上四处看看，鬼子们惊慌地跳下车，趴在地上向土坡射击。

土坡后边的赵团长大声地喊：“打！”战士们用机枪、步枪、手榴弹进行阻击，石原井下躲在汽车后边叫喊：“开炮！开炮！”

远处的鬼子炮兵赶紧发射炮弹，“咚咚咚！”许多炮弹在赵团长他们身边爆炸，很多战士被炸死，有的伤员在地上痛苦地挣扎，赵团长大声地喊：

“打！打！”

石原井下在汽车后边大声喊着：“机枪！机枪！统统消灭！”

密集的子弹打在土坡上，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

王政委说：“老赵！鬼子火力太猛，伤亡太大！快想个办法！”

赵团长扭头大声喊：“通信员！通信员！”

秦红伟跑过来：“到！”“快把张国龙给我叫来！”“是！”

躲在汽车后边的石原井下举着刀喊：“开炮！开炮！”许多炮弹在土坡前后爆炸，张国龙冒着炮火跑来：“报告团长！”

赵团长命令：“张国龙！在你们侦察连，挑几个精兵，给我留下来打游击！一刻也不能让这些畜生安宁！直到把他们全部干掉！”

张国龙：“是！把他们全部干掉！”

王政委：“你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全民族都来抗战！”“是！全民族抗战！”

赵团长：“你听着！在我们打回来的时候，都得给我全胳膊全腿！”

张国龙：“是！全胳膊全腿！”

王政委拉过陈书记说：“他是夏镇党委的陈书记，以后一切任务跟陈书记商量着办！”

赵团长大声地问：“张国龙！等你小子人马壮大喽！你敢打起八路军微山湖大队的旗号跟鬼子干吗？”“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赵团长举起手大声地说：“好！就看你的啦！同志们！撤！”

(一)

由于敌我军力悬殊，115师685团独木难支，被迫撤出战斗。

藏在汽车后边的石原井下看见阻击的八路军撤退了，就从汽车后边站出来，举起指挥刀号叫：“杀击击！”鬼子兵都爬起来，呼呼啦啦地冲向夏镇，1938年3月28日夏镇沦陷。

日本鬼子侵占夏镇，到处杀人、放火、砸门、抢东西，鸡飞狗叫。

许多老百姓认为鬼子不敢进教堂，纷纷躲进去祈祷避难，突然冲进来几个鬼子，端起机枪，把七十多口人全部打死。

夏镇街上到处有鬼子砸门，骂着：“八格牙路！”到处有哭声、哀号声，满街尸体，到处血迹，没人行走，一片狼藉。

陈书记带领张国龙、胡大嘴、董四、小刘他们来到微山湖边的南庄秦大叔家，这是普通的渔家，墙头上搭着渔网，墙上挂着鱼罩、捞着芦苇捆。陈书记敲门：“老秦，开门，开门！”

秦大叔开开门愣住了：“啊？老陈？你们没撤退？”

陈书记说：“赵团长专门把张连长他们留下来和咱一起打鬼子！”

秦大叔高兴地说：“太好啦！老婆子，英子！”秦大婶和秦红英从里屋出来：“哎！”“快给同志们做点吃的！来！屋里说话！”

屋里虽然只有几件简单的老旧家具，但都擦得发亮，大家坐下来，张国龙说：“大叔，既然团长把俺留下来和乡亲们一起打鬼子，我想，咱先得把乡亲们组织起来！”

秦大叔：“好！咱庄有民兵，还有队长，他们都会打枪！”

张国龙：“好！请你老人家把大家招呼到一块儿，咱见见面！大伙合计合计怎么干！”秦大叔当即就喊正在厨房做饭的秦红英：“英子！快去喊玉菱！叫民兵都来家里开会！”

在夏镇街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一片狼藉。一辆汽车开过来，车头上有个鬼子架着机枪，喇叭里传出个女人的声音：“夏镇的百姓们，大日本皇军解救了你们，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一切正常！”广播完，又重复广播。

一队日本兵扛着枪，跑步来到一座大门口，端着枪，站立两旁。

日军中佐石原井下被刘海民等簇拥着站到台阶上，他回头看了看，对刘海民说：“刘的，你的，从现在开始，就是这里的乡长，这里就是乡公所，挂个牌子吧！”

刘海民说：“谢太君提拔！为天皇效劳！”然后都进了大门。

院子里的堂屋有一个大厅和两边的套间，有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后院东北角有厨房，还有两间西屋，紧挨着还有独立的一间屋，北边是后墙，有两米多高，墙下有一个小门。

石原井下说：“刘乡长。”

刘海民正想着怎么把送给石原井下的一万块银元捞回来，突然听见石原井下喊刘乡长，猛然明白过来：“啊？啊！太君！您吩咐！”

石原井下说：“门口的警卫由你安排！要确保皇军的安全！”

刘海民纳闷地问：“太君，我，我哪有兵啊？”“招啊！”

刘海民：“明白，明白！”刘海民看着石原井下的背影，心里想：“哈哈！我这一万块银元没白送，既混了个乡长，还弄了个兵权，太划算啦！我看以后谁敢惹老子！哼哼！”

夏镇街上，墙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招兵处”，摆着一张桌子。

有两个人正在登记，围了许多人，有吊儿郎当的，贼眉鼠眼的，愣愣唧唧的都在排着队，武耀新站在人群中，他用眼角瞟着那些人，不屑一顾的样子，刘海民看见了武耀新，见他非同一般，就招呼他：“哎！你过来！”武耀新过来规规矩矩地站在他跟前。

刘海民上下打量着他，然后点点头：“好！跟我来！”

南庄的民兵队长马玉菱听到秦大叔叫她去秦大叔家开会就招呼程士金、李江、铁蛋、王华梅等男男女女几十口人叽叽喳喳、呼呼啦啦地往秦大叔家走来，她喊着：“伙计们！走！看看是啥样的连长！”大家跟着马玉菱来到秦大叔家门口，马玉菱大声喊：“大叔！大叔！”推门就呼呼啦啦地站满了院子，秦大叔出来：“哦！大家来啦！乡亲们！虽然日本鬼子占领了咱的家，可是，八路军还在咱身边，这位就是咱八路军的张连长！以后，他就带着咱打鬼子，请连长讲话！”大家热烈地鼓掌。

马玉菱忽闪着大眼睛看着张国龙，不住地“啧啧啧”地咂着嘴。

张国龙说：“乡亲们！日本鬼子在咱家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竟然被小日本鬼子欺负，咱要不把这些没人性的畜生彻底消灭掉！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大家闻听一起喊：“张连长！你就领着俺干吧！”

秦大叔：“好！”他拉过马玉菱说：“连长，她就是咱庄的民兵队长……”马玉菱抢过话：“马玉菱！”

张国龙看着马玉菱，马玉菱也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四目对望。

张国龙：“哎呀！好哇！咱们的穆桂英啊！”

马玉菱两眼出神地看着张国龙，咂着嘴，手在下边伸出拇指比画。

如画的微山湖上，微风吹着怒放的荷花，碧绿的莲蓬不住地点着头，摇摇摆摆的芦苇荡，发出哗哗的响声，波光粼粼，闪闪发光，不时地还有些野鸭子飞起来，又“呼”地一下钻进水里，远处有几艘小船正撒着渔网，船帮上还站着一排排的鱼鹰，鱼鹰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钻出水面，嘴里叼着鱼，它被渔民搭上船来，渔民把鱼从鱼鹰嘴里拿下来，又把鱼鹰放到船帮上，鱼鹰还拍打着翅膀，一派美不胜收的景色。石原井下由刘海民陪着，武耀新划着船正在游湖，他看着这美丽的湖光水色，感叹地说：“么西，在中国的北方，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地方，嗯，太妙啦，太妙啦！刘乡长，停下，钓鱼！”刘海民赶紧弄好渔具：“太君，您请！”

石原井下悠闲地放下鱼竿，托着下巴，两眼注视着水面上的浮子。

从远处划来一艘渔船，水波冲得浮子乱动，石原井下指着渔船：“八格牙路，他们的！滚开！”鬼子卫兵对着水面打了一梭子：“八嘎！”

刘海民喊：“找死？快滚！”两个渔民吓得赶紧把小船往远处划去。

石原井下瞟着远去的渔船，心里想：“八格牙路，微山湖有如此丰富的物产，岂能白白地让他们享用？哼！”

夏镇街上，小饭馆内，两个鬼子吃喝完，起身要出门，伙计过来：“太君，您结账吧？”鬼子看看伙计，招招手，伙计过来，以为鬼子要结账，就伸手要钱，鬼子抡起胳膊，打了伙计一巴掌：“八格牙路！”

伙计：“你怎么打人？”鬼子掏出手枪，晃了晃：“哼哼！你的！东亚病夫，大东亚共荣！八格牙路！”

王老板赶紧出来拉住伙计：“哎哎！俺不要啦！不要啦！”

俩鬼子晃着手枪，瞪了他俩一眼，摇晃着出了饭馆，他俩看见一对母女从街头走过来，十七八岁的女儿搀着有病的母亲。

俩鬼子见了：“嗨！嗨！”母女俩赶紧加快了步子，一个鬼子追过来，抓住女儿：“吆西，花姑娘的！”女儿挣脱，又被抓住，鬼子骂道：“巴嘎！”女儿挣扎着，鬼子打了女儿一嘴巴：“八嘎！”骂着就撕女儿的衣服，从路边的小屋里冲过来一个大汉，飞起一脚，把那鬼子跺倒，拉起母女就跑，另一个鬼子掏出手枪，“啪啪！”连开几枪，大汉晃了晃，倒在地上，摔倒的鬼子爬起来，抓住女儿拉着要走，女儿拼命地咬了鬼子的手，鬼子掏出手枪，打死了女儿，母亲抱着女儿大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许多人都围了过来，都咋呼：“鬼子杀人啦！鬼子杀人啦！”

俩鬼子却若无其事地晃悠着走了。

乡长刘海民正在乡公所石原井下的屋里听他训话：“刘乡长，你的，要忠心地为天皇效劳，管理这些刁民，要软硬兼施，才能相安无事，你的懂吗？”“是，软硬兼施，软硬兼施，您请喝茶，请喝茶。”

从夏镇街上走来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人们抬着两个放着大汉和女儿尸体的门板，往乡公所走来，陈书记走在队伍前边，孙青带大家喊着口号：“杀人偿命！杀人偿命！”来到乡公所门口停下来，喊着口号。

哨兵端起枪喊：“站住！”人们仍然喊着：“杀人偿命！杀人偿命！”

哨兵赶紧吹起哨子，从里边跑出来几个鬼子端着机枪，喊：“八格牙路！八格牙路！”朝天打了几梭子。

哨兵喊：“谁的造反！统统死啦死啦！”

石原井下在屋里听见枪声猛然一惊，对刘海民说：“嗨！刘的，你的看看怎么回事！”“嗨！”他赶紧走出来，人们看见了刘海民喊声更高：“杀人偿命！严惩凶手！”刘海民问：“谁杀的人？”众人齐呼：“日本兵！严惩凶手！”刘海民一愣，对卫兵嘀咕几句，卫兵转身跑进去。

刘海民说：“你们说皇军杀了人，有证据吗？是哪个皇军杀的？”

孙青喊：“杀人的跑了！”“跑了？那就难办啦！”

陈书记大声说：“你是乡长！得给俺做主！抓住凶手！”

石原井下从里边出来，摆摆手：“哎哎，大家先静一静！静一静！”

老太太哭喊着：“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

老头也喊：“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众人喊：“杀人偿命！杀人偿命！”

石原井下摆摆手走到跟前，悲痛地说：“老人家，对不起，请你们给我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查清楚！如果真是皇军的士兵杀了人，我一定把他抓起来！严惩不贷！决不姑息！怎么样？给我点时间好吗？”

众人惊奇地互相议论纷纷，刘海民不解地问：“太君，您？——”

石原井下瞪了他一眼，然后大声说：“请给我点儿时间吧！大家先散了吧？”众人看看石原井下，议论纷纷，孙青喊：“你说话得算数！”

石原井下：“当然算数！当然算数！大家先散了吧？”

陈书记和孙青互相看了看，人们议论纷纷地只得抬着门板散去。

刘海民看人们散去了，伸出拇指说：“太君，您这手，太妙啦！”

石原井下冷笑着点点头：“哼哼，这就叫四两拨千斤，嗯？”

刘海民点着头：“是，是，拨千斤，拨千斤！”

石原井下示意他靠近，小声地说：“你，安排几个人，夜里，明白？”

刘海民点点头：“哦，明白，明白！”

在南庄街上，从远处传来锣声，咣——咣——，姚道枚边敲锣边叫喊：“老乡们！都到‘火神庙’看告示去啦！皇军要封湖啦！皇军要封湖啦！”人们惊奇地互相看看，议论纷纷。

马玉菱嚷嚷着：“封湖？咱吃啥？那不就等死啦！”

程士金咋呼起来：“谁要封湖？为嘛封湖？走！看看去！”人们越聚越多，呼呼啦啦地来到“火神庙”，大门上贴着一张告示，程士金问姚道枚：“哎！微山湖自古就不纳粮不交税！凭啥封湖？”

姚道枚说：“上边都写着哪！”

程士金瞪着眼：“老子不认字！”

姚道枚提着锣斜斜愣愣地扒拉开人群：“我来！都听着！微山湖区封湖委员会布告，为布告示，百姓知悉，皇军有令，布告封湖，一切湖产，尽皆国有，秋到之期，组织收获，不得私为，若有违背，严惩不贷！切切，此布。区长刘海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吗？”程士金撸起袖子瞪着他，他一看这个阵势，吓得夹着锣赶紧溜了，张国龙说：“大叔，鬼子开始下手啦！”

胡大嘴骂道：“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就是疥蛤蟆戴眼镜——坑里壕里都霎（音：啥，“看”的意思，济宁方言发音）着，微山湖里这点湖产他们也眼馋！”秦大叔问：“连长，咱怎么办？”

张国龙想了想说：“决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这样，你老人家……”耳语了一阵，秦大叔明白，就赶紧安排人去办。

许多鬼子和伪军跑步来到南庄岸边，散开以后，都端着枪站在岸边，看着伪军们收船。

湖面上那些划子、撇子、溜子等，都被伪军用绳子连起来准备拖走。

马玉菱、程士金、李江等与他们争吵起来，有的拿着篙，有的拿着桨，有的拿着鱼叉，剑拔弩张的，秦大叔走到伪军警备队长武耀新跟前，拱拱手：“老总！”

武耀新大声地说：“我管不了！那儿有皇军！”

秦大叔说：“你们把湖封了，像我这老头子，啥都不能干，不就等死啦？”“我说我管不了！这是皇军的命令！凡是抗拒的，一律格杀勿论！”然后大声地说，“都听着！皇军有令，凡是抗拒的，就地枪毙！都别找麻烦！快收！”

大家眼睁睁看着船被一艘艘地拖走，瞪着眼，咬着牙，攥着拳，马玉菱咋呼起来：“跟他们拼啦！”“拼了！拼了！”大家转过脸来看张国龙，他看着这个场面，默默地摇了摇头。

深夜的夏镇街上，有四个人来到一座民房前，里边传出老太太的哭声：“我的孩子，你死得好惨哪！”他们轻轻地敲门：“大娘，开门。”

屋里问：“谁呀？”“我。”

老太太开开门，一愣，问：“你们？”四人一拥而上，把老太太捂嘴的捂嘴，勒脖子的勒脖子，一会儿，老太太就不动了，把她又吊上房梁，地上放了一条歪倒的板凳，关上门走了。

在另一个门口，屋里传出老头儿的哭声：“我的儿子，这叫我怎么活呀！”走来一个人，敲了敲门：“大爷，开开门。”老头开开门。

那人进去就勒住老头的脖子，从外边又进来几个人，把老头摁到地上，用绳子勒住脖子，也吊到屋梁上，地上也放了一个歪倒的板凳，带上门走了。

与此同时，张国龙他们也在行动，他们来到乡公所的后墙外，搭着人梯，上了墙头，纵身一跳，翻一个跟头，起来后，走到小门口，打开门闩，胡大嘴、董四和小刘进了院子，把门虚掩上，轻轻地来到一个门前，用刀子拨门闩，进了屋，掩上门，董四和小刘在外警戒，张国龙和胡大嘴进了屋，站在床前说：“刘海民！起来！”

刘海民：“啊？谁？”伸手去摸枪，胡大嘴迅速把枪夺过来。

张国龙：“老子是八路军 115 师张国龙！”

刘海民：“八路饶命，八路爷爷饶命！我可没干坏事啊！”

张国龙：“胡说！你招兵买马，武装地痞、流氓、恶霸，欺压百姓，现在又封湖，这不是想饿死老百姓吗？就这一项，就该枪毙！走！”

刘海民：“那不是我的事啊，是石原井下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啊！”

张国龙：“回头再找他算账，走！”

刘海民：“八路饶命，只要张爷爷饶我这条狗命，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饶命！饶命！”

张国龙：“你想活命？那就先把扣的船都给我送回去！”

刘海民：“我送，我送！”

张国龙说：“你要给老子耍花招，我随时来拿你的狗命！”

刘海民：“明白，明白！”三人刚走到门口，刘海民问：“八路爷，我的枪？”

张国龙：“什么枪？就说丢了！咱们走！”四个人迅速从小门出去，张国龙又把门闩用刀子拨好才离去。

刘海民坐在床上，两眼发直，心里想：“哼，叫我说枪丢了，船再送回去，你不枪毙我，石原鬼子能饶了我？我哪还有活路啊，他奶奶的，这，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卫兵来到刘海民办公室门前：“报告！”无人答应，“报告！”仍无人答应，卫兵就推开门，只见刘海民口中塞着毛巾，双手被绑在床腿上，不住地向他点头示意，卫兵赶紧过来拿出毛巾，解开绳子，刘海民：“哎哟，我的娘哎，难受死啦！”“乡长，你这是怎么啦？”“哎呀！我遭八路啦！”

卫兵问：“啊？这门口、院子里都有哨兵，八路怎么跑屋里来啦？”

刘海民：“谁知道哎！我正睡着哪，就听有人说‘起来，跟我们走！我们是八路军！’娘哎，吓死我了，枪也被他们抢走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赶快报告太君！”“对！走！”

刘海民被卫兵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来到石原井下的屋里：“太君！不好啦！我遭八路啦！”

石原井下不解地问：“什么？遭八路？什么八路？”

刘海民：“八路军！115师的！”

石原井下一摆手：“嗨！115师早跑远啦！”

刘海民：“又回来啦！夜里我正睡着哪，就听有人说：‘起来！跟我们走！’我问，你们是谁？那领头的说：‘八路军115师张国龙！’”

石原井下认真起来：“什么？115师张国龙？”

刘海民：“对！张国龙！还说他们是先头部队，大部队在后头哪，我刚要拿枪，上来几个人把我摁住了，把我的枪抢走了，他们把我捆起来，叫我交代，我不说，他们就揍我！拿枪指着我的头：‘只要你再干坏事，我们随时来要你的狗命！’说完，就用毛巾把我的嘴堵上，又拿绳子把我绑到床腿上才走，太君，太君呀！”

石原井下说：“你说的张国龙，是水货吧？”

刘海民：“他们说是115师的侦察员，肯定是，要不然，这街上有巡逻哨，门口有卫兵，院子里还有皇军，他们怎么就钻到我床前来啦？还能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还说可以随时……”“随时什么？”

刘海民一愣，“啪！”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小的不敢说。”“说！”

刘海民战战兢兢地说：“他们说，说，随时来取你的狗头。”

石原井下抬手给了一巴掌：“八嘎！死啦死啦！”

刘海民：“我八嘎！我死啦死啦！”左右开弓，打着自己的嘴巴，心里想：“嘿嘿，先过了这关再说。”

石原井下怒气稍消，就问：“他们真是八路？”

刘海民：“是，是！肯定是！八路的厉害！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摸不着，抓不到！”

石原井下：“嗯，八路的，神出鬼没，你的，要扩充人马，我向济宁的太田将军请求增兵，组建大日本帝国的宪兵队，我倒要看看他们还神气什么！去办吧！”

刘海民：“嗨！”他赶紧从屋里出来，脸上闪出一丝微笑。

石原井下突然喊：“嗨！”“啊？”刘海民吓出了一身冷汗，“太君？”石原井下大声地说：“火速去办！”“嗨！现在就去！”

在秦大叔家，秦大婶正在院子里喂鸡，秦红英缝着衣服，秦大叔对张国龙说：“张连长，老陈送来信说，石原那个狗东西，又从济宁调来了兵，建立了宪兵队，咱怎么办？”

张国龙说：“大叔，打鬼子跟打猎一样，赤手空拳不行啊，咱手里得有家伙，大叔，你给老陈说，请他把鬼子弹药库的情况摸清楚，咱得搞点枪弹！”

胡大嘴接话说：“对！这枪，没有弹药，还不如烧火棍呢，这玩意儿，还要不得！”董四也附和着：“是啊！白蜡杆子耍起来也比这强！”

秦大叔：“对！我去找老陈！”

张国龙：“哎？这两天，刘海民怎么没送船来？”

胡大嘴笑笑说：“连长，做梦娶媳妇呢？老虎嘴里的肉，还能再吐出来？我看还是得来硬的！”

董四想了想说：“连长，我看，干脆夺那些船！”

张国龙：“夺？嗯，这倒可以考虑，不过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叔，您通知民兵，把会凫水的都集中起来！”“他们都会凫水！”

胡大嘴：“对！渔民哪有旱鸭子！”

张国龙：“你这家伙！我是说，都得过得硬！不能像你，就会两下子狗刨！”胡大嘴笑了。

民兵队长马玉菱推门进来，正待发话，秦大叔：“玉菱！你来得正好！民兵里边，谁的水性好？”

马玉菱：“除了士金、李江，其他的也有三十多人吧，女的呢？”

秦大叔看了看张国龙。

张国龙：“女同志就别算了，这回是男人的力气活儿。”

马玉菱笑了笑：“连长，八路军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怎么？关键时刻又不算啦？”

张国龙笑着指指她说：“马队长，这次任务特殊，下次一定优先照顾女同志！怎么样？”“连长说话得算数！”

张国龙：“当然算数，哎？大叔，你能找个精明的人，把鬼子放船的地方和周边的敌情摸清楚吗？”

秦大叔一听即示意马玉菱，马玉菱眨着眼会意：“连长，这可不是力气活儿吧？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你？”张国龙端详着马玉菱，马玉菱也目光闪闪地看着他。

张国龙问：“能行吗？”马玉菱说：“你不是说我是穆桂英吗？穆桂英有啥不行的！”

张国龙：“你有什么办法？”马玉菱神秘地：“办法嘛，现在保密！”

胡大嘴、董四都说：“哎嗨！马队长，你还给连长耍呢？”“嘿！”

第二天，马玉菱和铁蛋挑着菜来到傅村岸边，马玉菱用草帽给铁蛋扇着风，又自己扇扇，然后就坐在路边，路边还有茅草、苇子，湖里的情况一览无遗，那些被强收的几十艘船排在岸边，都用粗麻绳拴着，互相连着，岸上，有两间屋子，屋外是伪军岗哨，有一个烟囱在屋后矗立着，马玉菱高喊：“买菜啦！买菜啦！新上市的嫩黄瓜，鲜菠菜！快来买喽！”哨兵咋呼起来：“哎！卖菜的！快滚开！”

马玉菱走过去：“老总，在这儿卖，就是方便你们呀！省得再上街去买了，多好啊！”“不行！这里是军事重地，老百姓不能来！”

马玉菱点着头：“是，是！”刚要走，从屋里出来一人，对哨兵嘀咕了几句，又对马玉菱说：“哎！过来吧，称完菜，赶快走！”

马玉菱喊：“铁蛋！挑过来！”铁蛋挑过来放下挑子。

伪军伙夫：“都有什么菜？”“黄瓜、菠菜、蒲子，很便宜！”

伪军伙夫拿了一根黄瓜，塞到嘴里“咔吃，咔吃”地吃起来，又扔给哨兵一根，拿了一掐黄瓜和一捆菠菜：“就这些吧！”

马玉菱：“老总，您都留下吧！省得俺再上别处卖啦！”

伪军伙夫：“行啦！就这些，一共才八个人，明天再买新鲜的！”

马玉菱拿秤称了称说：“黄瓜是……”伪军伙夫嘴里嚼着黄瓜，不耐烦地说：“什么黄瓜是！绿瓜是！就这些！”甩下几张票子，顺手又拿了根